



思高聖經學會與中國教會

陳維統

思高聖經學會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，出生於北京方濟堂。當時大戰方酣，民不聊生，人人都認為學會創立於此時，甚不合時宜。唯有創辦人雷永明神父，獨具慧眼，力排眾議，將思高聖經學會托於在天中國之后——天主聖言之母瑪利亞的蔭庇之下。自此，凡思高出版每部聖經，卷首扉頁，皆有題獻：敬獻無原罪童貞聖母瑪利亞中國之后。

有關思高聖經學會的創立動機和當時的處境，在學會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卅一日所出版的第一部書——聖詠集的序中，已有所提及：

「近幾年來，爲了戰爭的慘禍，和物價的高漲，我們在精神和物質兩方面，都遭受著不少的痛苦和

損失；一般的傳教士祇想維持現狀，猶覺不能，那還有餘力去從事出版的事業？然而耶穌基督十字架的仇人，爲擴大他們的虛偽宣傳，散佈他們的邪說謬理，竟不畏艱苦，不惜金錢，任何犧牲，都不足以挫折他們的銳氣；他們的這種精神，應如何激發被救主呼爲『光明之子』的我們呢？的確，我們應該起來用真理的武器，去抵禦邪妄的武器，以天主聖言——雙刃利劍——的光明，去驅散四周的黑暗。

在這危難四逼的今日，爲應付目前的巨艱，信友必須有充裕神饌的享受，而我們司鐸正是這充實神饌的分施者。神饌有二：一是聖體，一是聖經。賢士奧利振說：因著由天而降的活糧，我們與耶穌

合一；因著經典中的聖言，我們也與耶穌合一。

按公教現在通行全國的新約譯本，已有數種；但舊約譯本，三百年來，尚未出而問世，以致備受教外人士的譏笑和非議，思之殊覺痛心。這種缺陷在中國與在聖熱羅尼莫時代，頗有相同之處。當時異教人士曾以譏刺的口吻，指摘我公教人士忽視聖經，致使聖人毅然決然地犧牲了畢生精力，去從事聖經的翻譯，終於完成了他那部不朽的傑作；異教者的責難從此方告罷休。因此我們一再奮勉，竭其棉薄之力，以彌補我中國公教的這種缺陷；並切願將這常生的神糧，貢獻給我國信友。

過去我們努力了，將來仍須努力，以期有成。我們要以敬慕聖體的熱誠，敬愛天主的聖言……希望過去為我們祈禱的諸位主教、神昆、修士、信友……，還要為我們繼續祈禱，繼續給我們珍貴的協助和鼓勵，使我們不致氣餒。」

思高聖經學會於一九四八年八月遷至香港後，賴在天中國之后的代禱，同人們不但並未氣餒，反

而更加倍努力，繼續譯釋聖經的工作。及至一九五二年五月卅一日學會於出版先知書中冊的序中，曾寫下了這段話：

「有些讀者似乎驚訝，為什麼我們當此聖書罕能，甚或不能達到大陸同胞手中的時候，還在專為中國同胞的利益所譯釋的中文聖經的工作上，硬要一直地幹下去！固然，中國現狀的淒慘，使我們所譯釋的經書達不到大陸同胞手中，但在大陸之外，仍有很多『息寧子民』（依四九：十二，不少學者以為是指中國人）。他們因著閱讀和宣講先知們所宣佈的天主的話，而獲享精神的安慰及得到進取的希望。既然天主藉先知們向這樣眾多的中國同胞說話，我們就不能中止我們已開始的譯經工作，我們必須對萬恩之源的天上大主要知恩報愛。」

那激勵我們不畏種種重大的困難，樂意繼續進行原來工作的最大動力是信德。我們相信天主的話是活的，為使人獲得救恩也是最有效的。這也就是我們所接受的職責催迫我們工作的意義；我們也坦

白承認，我們的工作是承行卒世童貞的天主聖母的旨意。

今日是多難的亂世，一切都在『虛偽混亂真理，黑暗遮蔽光明』的鬥爭中，因此，鞠躬盡瘁，以驅散黑暗，而放射永光，才是真愛人的表現。

試問還有什麼比天主的話更真實，更有效呢？天主藉耶肋米亞論自己的話說：『我的話豈不是像火？或擊碎岩石的鐵鎚？』（廿三：廿九）不但我們因為是信友才堅信這話，尤其我們是司鐸兼傳教士，自天主手中接受了宣講天上的言語的職責，不論是順境或逆境，輿論是否擁護或反對，也不問聽眾多寡，必須繼續去宣講，因為我們堅信天主的話必是點燃人心的火，必能擊破一切謬理的頑石。

……若我們只憑人的見識，願等待平安的時候和良好的機會，才去宣揚天主的聖言，這是一種恥辱，正如兵士違背將帥的旨意，任意選擇或決定進攻的地點和時間，為兵士是一種恥辱一樣。我們的心不能有怯懦的思想，因為我們是基督的士兵，

是無原罪者的衛隊。天上的大父召選了我們，在他派我們所到的戰場上，不管時代如何黑暗和艱苦，我們必須勇往直前，完成他所付出的任務。」

實在的，思高聖經學會，賴在中國之后的特別助佑，於一九六一年八月完成了譯釋全部聖經的任務，在宗徒經書下冊的序中，曾有這段記載：

「的確，由於本書的問世，全部聖經的譯釋工作，可算告一段落。過去十五年間，本會猶如一葉扁舟，盪漾在驚濤駭浪之中，終因天上母后的護佑，完成了第一段航程；但未完成的航程，自然尚很遙遠。因為聖經，誠如金口聖若望所說，就如一座葡萄園，非有精明強幹的園丁不斷殷勤勞作，不能結出生命和真理的新鮮果實。為此在每個國家裡，為了人靈的神益和基督妙身的興建，實需要一些精通聖經的人，從事發掘蘊藏在聖經中的寶藏，給信友闡明成書的天主聖言，駁斥無恥之徒的詆譏，揭穿伯多祿宗徒所稱『假教師』的詭譎。

以上所說，如為各地教會視為至理名言，那麼，

爲目前的中國天主教會更應如是，因爲這實在是對上主所揀選的這塊葡萄園的愛所要求的、所命令的。

當時，田耕莘樞機主教聽聞聖經譯釋最後一冊即將付印，曾親筆致函思高聖經學會，其中有云：

「頃聞新經最後部份之書信及默示錄亦將問世，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。十餘年來，各位專心爲翻譯聖經而工作，齊心協力，從未間斷；除翻譯正文外，更匯集歷代聖經學家之意見，逐章逐節，詳細注釋，使中國語文中有了—部雅俗共賞注釋詳盡的聖經。這不僅對中國聖教會有絕大的貢獻，即對中國文化亦有相當的影響。希望各位神父繼續努力，能再出一種普及本聖經，攜帶方便，價格低廉，教友們容易買得，自然會養成閱讀聖經的風氣。」

田樞機的這一願望終於在一九六八年聖誕節實現了。在中文「聖經」的序中，一開始便寫說：「中文新舊約合訂本，幾經艱辛，終於出版問世了。現在謹以孝愛的心腸，與興奮的心情，將此書獻給

我國的天主教會。」可惜，田樞機未曾親眼見到這一合訂本的出現。

「思高聖經」雖是獻給中國天主教會的，但很不容易到達中國教胞手中。感謝天主對「息寧子民」的慈愛，並感謝天上的中國之后聖母瑪利亞，「思高聖經」舊約部分，終於得在一九九零年在北京出版問世。在北京出生的思高聖經學會所譯釋的「思高聖經」，得以在北京印行，實在是可喜而又可賀的教會大事，因爲成書的天主聖言在中國誕生了。據天亞社報導，出版不到兩個月，即已銷售了五千本，可見教胞對於天主聖言的渴望與熱愛。